

四書集註直解說約

纂序四書說約合泰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

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吳氏曰：勇者喜

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

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直解先是倡率的意思。勞是以身勤勞其事。倦是

厭怠。子路問為政之方，孔子告之說為政有本，不宜徒責於人，惟當反求諸己，以興民行，毋徒

以言語教導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親其親，則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則先之以弟；欲

民之忠，則先之以不欺；欲民之信，則先之以用情。件件都從己身上做箇樣子，與他看，則民自

纂大全朱子子路問為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已。凡民之行，則以身率先之，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則行無不興矣。凡民之事，則以身勤勞之，如巡行阡陌，勸課桑農之類，則事無不舉矣。○雙峰饒氏曰：集註先行勞事，雖是分本末而言，其寔皆政裏面事。○愚按：註不令而行，雖勞不怨，則並言其效。纂集解孔子路嫌其少而請益，子曰：行此二事，持之以久，無倦則可，非徒有為之勇也。○大全雲峰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皆易銳于始而怠于終，故皆以無倦告之。

有所觀感興起。而教無不行矣。以作民事。對毋徒以政令驅使之而已。必也以身勞之。如欲民勤於耕。則春省以補其不足。欲民勤於斂。則秋省以助其不給。或勸課其樹蓄。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親自與百姓每料理。則民競相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負其兼人之勇。以爲政亦多術。恐不止于先之勞之二者而已。故復請增益焉。孔子以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又告之說。爲政不在多言。前說已盡。無可益也。但天下之事。勤始者多克終者少。子惟於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行雖已興矣。明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雖已舉矣。所以勤勞之者愈力。則教思無窮。容保無疆。爲政之能事畢矣。二者之外。更何所益乎。然先勞無倦。不止居官任職者爲然。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當於此深加之意也。

○纂刑疏仲弓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孔子。子曰：「政有大體，如有司屬吏也。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人有小過也，則勿濫刑而槩從寬赦。至于賢有德，才有能者，則舉而用之，與之同升，而為政之要畢矣。」○大全朱子曰：「凡為政，隨其小大，各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新安陳氏曰：「宰，家臣之長。○蒙引：宰各有屬，如士師不能治士，士師亦有屬。○宰之所屬有典、財、穀者，典、兵、賦者，典、禮、樂者。○陳註：兼舉有司之賢才，言舉而加之上位，不知自身為宰，舉之亦只到為宰耳。上位恐難說。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緣文子是大夫。○麟士按：諸說宰如是時。」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而政益修矣。」

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

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直解季氏是魯大夫。宰是邑長。有司是眾職。赦是

說緣要冠冕看作冢宰太宰宰相宰字可笑○據大全赦小過亦承有司之過說即二句爲一串事亦妙大要專主任人說不然泛言肆赦亦非倫也後註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恐大槩所當爲者只是如此○愚按赦過亦承有司說則舉賢才句註有司皆得其人益合矣
序仲弓又問曰一人之智焉能盡知賢才所在而舉之耶子曰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所已知者但已知者舉之其于爾所不知者人亦必有知之矣人豈肯舍諸而何患賢才之不盡知不盡舉哉○按淺說人豈舍之而不我告似多此周折本文只說爾知爾舉人知人舉所謂以天下之人知天下賢才舉天下賢才也必要人以知者告我皆使我舉則反涉私小耳

寬宥昔者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宰兼眾職若不^段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使各專去辦理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入有大過固不可不懲若小小差失一槩苛責則法太密而人無所容故必於小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至於賢才不舉則眾務必至於廢弛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這便是爲政之道仲弓又問說先有司可能也赦小過可能也若夫賢才之伏無盡我豈能以一人之智盡知天下賢才而舉之乎孔子說賢才之在世也汝雖不能盡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乎汝雖有所不知然人豈無知之者乎汝但於汝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則人見其誠心薦賢莫不感動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將舉之矣其孰肯終舍之哉蓋秉彝好德人心所同舉其所知者於己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自可無遺賢之患矣若必自己

○纂蒙引孔子時方在衛。子路設問曰：衛君將待子而為政，則子之所設施當以何為先？為政二字屬衛君，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也。○通義仁山金氏曰：魯哀公之六年，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十年，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思魯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出公孟子作孝公。

盡知而盡舉之。何其示人之不廣耶。卽此觀之，聖賢用心之大小可見矣。大抵夫子所言皆為政之大體。雖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獄慎罔兼，先有司也。青災肆赦，赦小過也。翕受旁招，舉賢才也。三者之中，舉賢為尤要。能舉賢才，則政平訟理。凡先有司，赦小過，皆舉之矣。所以說治天下者在得人，誠君道之首務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

時魯哀公之十年。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孔子自楚反乎衛。父其父而禰

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

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謂迂者蓋為輒也。序子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但凡事理于其所疑而不知者則姑闕之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如此。愚按闕如二字有屬心講者言此心闕然不敢自執也。

纂大全雙峰饒氏我之欲先正名豈迂哉大凡一事纔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則言不順言既不順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則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于正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

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直解

衛君是出公名輒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

出奔於晉靈公卒立蒯聵之子輒為君其後蒯

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凡宗廟祭祀與夫出政

施令於國都只稱靈公為父。不認蒯聵是統嗣

不明名實乖亂甚矣此時孔子自楚反乎衛子

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子說衛君慕夫子之道

德久矣今見夫子之來必且虛己隆禮以待子

而為政不知子之為政其所設施者以何為先

乎夫子答之說君臣父子之大倫未有彝倫

不敘而可以為國者今衛君不以其父為父而

以其祖為父彝倫斁而名實爽矣若使我行政

於衛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間倫理昭

然名實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國者之急務

也子路識見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爾妄

言說有是哉夫子之迂闊而不達於時務也夫

為政者惟取今日所以安國治民者而急圖之

可也至於父子稱謂之間乃是小節何關於國

則名不正寔字于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不順。如何事得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

纂大全慶源輔氏吳氏：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有和則禮樂自興。事不成則墮壞乖舛，又安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而不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措手足乎？夫名一不正之弊，一至于此。○吳氏：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失其理而不和，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

奚其正之治亂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為先乎？子路之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責之說野哉。仲由何其識見之鄙陋，而言詞之粗俗也。夫君子於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俟考問。今汝於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從容辨問，乃率爾妄對，直以為非，不亦野哉？夫子蓋將詳示子路，以正名之說，故先折其粗心浮氣如此。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順，言不順，則無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直解事得其序便是禮，物得其和便是樂，措是安。

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

纂蒙引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可言必可行不敢苟之道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一事不苟則事成禮樂與刑罰中此外無餘矣然則為政必先正名非迂也○必字著力說○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有其名必有其言也○一事苟事字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

置的意思孔子告子路說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豈故為是之迂哉蓋以為為政之道必名分先正而後百凡施為皆有條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強為君臣非父子而強為父子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然有礙而言不順矣言不順則名實乖錯言行相違所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則動皆苟且必然無序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興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可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所趨避而無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於此可見大綱一隳萬目瓦裂而國非其國矣為政者烏得不以正名為先乎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

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
正言順來蓋于名苟且即名不
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
且矣○愚按名之言之屬君子
亦著力即上所謂先正即下所
謂無所苟也○又大全問胡氏
這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
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
為之臣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
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
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
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
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孔
悝出公之黨子路不以出公為
非故事之宜以正名為迂也○
又蒙引輒立十二年而蒯聵入
衛出公奔魯蒯聵立即莊公也
子路死于孔悝之難即其事也
孔悝孔文子之子得衛政莊公
後亦為晉所逐至踰牆折肱卒
見殺于戎州已氏之妻為莊公
嘗髡其髮以為其夫人呂姜氏

瞋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
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
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
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
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
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
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
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
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直解孔子又告子路說名一不_{根上}正則言不順事不
成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君子之於名也
必其稱謂之間皆當其實而無爽而後以為名
若不可言者則不敢以為名也其於言也必其
出諸口者皆可見之行而無窒而後以為言若
不可行者則不敢以為言也夫名必可_{收作骨上}言則名
正而言順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而禮樂興
而刑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為政凡於言之
稱名者務求當其實無所苟且蓋以是耳蓋一

之鬚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治之本。

○序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子曰：惟老于農者精于稼。吾不如老農。又以圃之事比稼為易請學為圃子曰：亦惟老于圃者精于圃。吾不如老圃。○邢疏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又云樹栗菰曰圃。圃其樊也。郭璞云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序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子懼其終不悟也。又責之曰：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須之所為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旨。此小八上。

事得則其餘皆得。一事苟則其餘皆苟。吾之欲先正名者。意正為此。子乃反以為迂。豈知治體者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解稼是稼穡播種五穀之事。圃是園圃種蔬菜之事。小人是識見狹小之人。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故請問於孔子。欲學為播種稼穡之事。孔子說稼穡之事。惟年老的農夫知道。吾不如老農。子欲學稼。問之於老農可也。樊遲以種植園圃之事。比之稼穡為易。故又請學為圃。孔子說園圃之事。惟年老種園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學圃。問之於老圃可也。夫樊

推廣而對言之

遲再問而夫子再拒如此是不足之意槩可見矣。及其既出又責之說。小人哉樊須也。蓋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務農種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遲游於聖門。乃不務學為大人。而留心於農圃之事。何其識見之淺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責之。蓋將勉之以大人之學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

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

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

纂大全雙峰饒氏。夫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也。上誠好禮而莊以持已。則民莫敢不敬。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莫敢不服。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自歸之而為之耕稼矣。豈用自耕稼哉。如遲所請。不但屑為。亦不必為矣。○蒙引。自上好禮至末。都是不如老農句內之意。○麟士按。稼圃之問。

只主粗鄙近利爲確無隱逸忘世意則民云者言上如此卽如此也不甚重感化大段要起穠負而至不屑用稼意語氣一直趨下○楊龜山語錄此亦非爲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爲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鄱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務爲小道之失

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旣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直解情是情實穠負其子是以布裹小兒於背而負之以行也孔子因樊遲之問稼穡旣以小人責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曉之說道從小人勞力上字人勞心勞力者居下而聽令於上禮義信勞心者修己以倡率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如使爲上者能好禮而動容周旋皆中其節則民之得於觀瞻者自將儼然畏之誰敢不敬乎能好義而設施措置皆合其宜則民之得於承順者自將帖然守之誰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實心實意待人則至誠動物而民亦以實心實意應之誰敢不以其情實歸上者乎能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向化皆將穠負其子而至矣民歸旣衆則皆任土作貢以奉其上上雖安享其奉而不爲泰也又安用身親爲稼穡之事哉此所謂大人之事

也。樊遲不此之務。而顧請為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借公陳無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而樊遲請學稼。孔子乃鄙之。為小人者。蓋人君身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聞。故周公倦倦以此為言。若學者所志。當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於農圃之事。周公之言。夫各有所當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

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直解。誦是讀詩三百。是詩經三百篇。授之以政。是與之以位。而使其行政。達是通曉。使於四方。是將君之命。出使於他國。專對是自以己意應對。諸侯不煩指授也。奚字解做何字。以是用為是。

○纂大全雙峰饒氏存疑子曰。人情邪正苦樂咸見于詩。其邪其苦。此見風俗之衰。本于政治之失也。其正其樂。此見風俗之盛。本于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戒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于政。詩之言詞。多宛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詞最難。才委靡則流于弱。而取侮于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于國。讀詩而有得焉。則婉正得體。不辱君命。而可以專對。若誦全詩盡三百篇。而授之以政。不達于設施。使于四方。不能專自應對。

則誦詩雖多亦奚用哉。○雙峰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詞不假衆介之助是謂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效驗以訓用爲字只語助詞。○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爲人耶爲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于心浹洽而通貫體之于身切寔而專確則奚不能之足患哉。○邢疏周禮註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纂大全子曰其身正是身教以身教者從不待令而化自行

語詞孔子說詩之爲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故讀之者亦達於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諷諭而不直率。故讀之者必長於言。若有人焉。讀詩三百篇。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務。而漫不知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爲應對。則是徒有記誦之勤。全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讀者同矣。所以說雖多亦奚以爲。蓋窮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問口耳之學而已。何足貴哉。然不止三百篇爲然。大凡經書所載。莫非經世之典。修齊治平之理。備在其中。讀者須逐一體驗而推行之。乃爲有益。不然。則是求多聞而不能建事。學古訓而不能有獲。雖多而無用矣。善學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身不正而徒以令。不過言教。以言教者。訟雖號詔諄切。亦不從我。以正故。正人必自正。已始。○蒙引訟謂退有後言也。

○麟士按姚承庵說。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是兄弟也。○語意要渾然不露。○或問蘇氏當是時。魯哀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譏云。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于越。

直解

令是教戒。孔子說上之導下。以身。不以言。若

通節順講

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不謹。淫聲美色。不以亂

其聰明。便嬖諛佞。不以惑其心志。則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雖不待教令。以驅使之而自然遷善敏德。無敢有違背者。若其身不正。倫理不能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教令諄切。使之為善。亦有不從者矣。蓋上之一身。下所視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學論齊治均平。皆以修身為本。卽是此意。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求端於身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

直解

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順講

直解

孔子說魯乃周公之後。衛乃康叔之後。本是

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魯則三家僭竊。而公室微。以衛則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紀綱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衰亂之適相類也。蓋夫子思撥二國之亂。

以反之治而時不我用力不能挽故徒付之慨歎如此。

○纂大全長樂陳氏或問小註胡氏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爲衛之

公子我夫子嘗謂其善于居室居室者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彌光于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而已凡器物用度當其始有則曰今已苟且合聚矣當其少有則曰今已苟且完備矣當其富有則曰今已苟且華美矣循序有節既見其所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溢非賢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集解王曰荆與蘧瑗史鱗並爲君子○愚按子謂二字此節當是記述體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

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

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直解公子荆是衛大夫居室是處家合是聚合完

是齊備美是精美三箇苟字是聊且粗畧的意思孔子說人之嗜欲無涯則其貪求無厭若衛

公子荆之處家可謂善矣蓋公子荆先貧後富

方其貧時居處服食之類草草初具而已在他

人處此必將求其盡有而後爲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爲足而不復望矣既而漸漸少有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備而後爲快也彼則曰吾今